江苏螃蟹文物里的秋日风雅

秋风起,蟹脚痒。10月末到11月初,母蟹蟹黄橙红饱满,口感最好,公蟹也渐入佳境,膏脂开始变厚。

江苏的吃蟹季从不缺热闹,太湖、固城湖、高邮湖、洪泽湖的大闸蟹次第上市。蒸笼一掀,满桌橙红。这抹红,也出现在徐州翠屏山汉代刘治墓里。2003年的一场抢救式考古发掘,在该墓陶罐里发现整只螃蟹,刚出土呈金黄色,应是煮熟后放入的。这是国内汉代墓葬考古中首次发现螃蟹陪葬品。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罕见明朝点翠冠实物再添一件

11月3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透露,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凤冠工艺研究和复原项目已正式启动。出土于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的罕见纸胎点翠凤冠,有望填补明代中期冠饰工艺研究空白。

“点翠”一词始于明代文献,比如在冯梦龙编的苏州民谣《山歌》中就有“李三阿妈借子点翠个螳螂”,清代小说《红楼梦》里也有不少点翠首饰的描写。

以璀璨的鸟羽当饰品由来已久,《晋书》《南齐书》谓太子远游冠以翠羽为冠,在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中也提到,唐朝长安的皇室工匠会用闪光如绿松石一样的翠鸟羽毛作装饰品,唐代文学作品中也出现过很多使用翠鸟羽毛装饰的小饰品。宋代翠羽首饰风靡,以至于宋高宗认为过于奢靡,一度下令禁止使用翠羽饰品,禁止捕杀翠鸟。

虽然历史文献、绘画上点翠冠的记载、描绘数不胜数,但实际上因保存困难,加之点翠冠仅限于皇室成员、高级官员夫人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点翠冠存世数量本来就很少。当前我们所能见的点翠冠实物多为明清时期,其中明朝点翠凤冠仅有北京定陵出土的孝端皇后、孝靖皇后的四顶实物,属明代晚期。其中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凤冠,更是国博文物“顶流”。冠体用漆竹丝编成胎,再覆翠鸟羽毛。

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这顶点翠凤冠保存状态不算完美,但是具有非常特别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在于年代,现存的点翠凤冠大多为明晚期之后,明代宁靖王朱奠培是明朝中期的藩王,吴氏点翠冠为罕见的明朝中期点翠冠实物。另一方面,这顶点翠冠的工艺也与众不同,最新显微CT检测发现,吴氏凤冠主体并非传统认知的铜丝骨架,而是多层纸胎结构,这种纸胎点翠工艺亦有望填补明代中期冠饰工艺研究空白。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一

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吃螃蟹的?这个问题现在很难说清。典籍中,最早的吃蟹记载来自《周礼》。按书中所记,周天子所吃的“青州之蟹胥”据说是一种螃蟹酱。这是经过加工后的吃法。而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上海地区崧泽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蟹壳,有学者推断,这是古人吃蟹遗留下来的“厨余垃圾”。

而在江苏考古现场发现最早的螃蟹,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2003年8月,徐州东郊翠屏山顶发现盗洞,徐州博物馆随即对这座西汉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历时约40天。参与此次考古的周波告诉记者,据该墓出土的双面玉印确认,该处墓葬墓主为刘治,可能是西汉楚王宗室成员。发掘中最令人意外的发现是棺椁中除了有玉璧、铜剑、铜矛等随葬品外,在洞室东北角还有一组摆放整齐的陶罐。在考古简报中,记者看到有这样的描述:这组罐中不仅盛放有包括鱼卵、鱼骨、鸡骨等美食,而且在最后打开的一只陶罐中竟发现一罐螃蟹,蟹肉早已荡然无存,但螃蟹的壳、腹部、大螯等都还清晰可辨,基本保存完好,共计有十余只螃蟹,出土时像刚烹饪出来的一样,呈橙红色,背壳大概在7厘米,一看就是湖蟹。周波介绍说,“螃蟹出土后考古人员就及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做了真空包装防止文物快速脱水,但两天后,螃蟹的颜色还是慢慢变淡,几天后变脆,最后呈白色粉末状。”周波不无遗憾地说。

刘治墓出土的螃蟹是汉代墓葬考古中首次发现螃蟹陪葬品,证明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徐州地区的贵族已经把螃蟹纳入饮食乃至丧葬祭祀的体系。

一般认为,江南水乡为产蟹区,食蟹之风更盛,为何考古发现的螃蟹遗存反而在偏北的徐州?周波告诉记者,在考古界,有“千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说法。徐州为北方气候,冬季干,夏季多雨,但该处墓葬封填得极为严密,竖穴墓道下深7米左右,共用8层封石,其中5层为块石,3层为条石,尤其是第8层以10块条石侧立摆放,这在以往发现的汉墓中并不多见。而储存螃蟹的这只陶罐被放置在随葬品的底部,上面还有其他随葬器品叠压,很好地隔绝了空气,这才使得西汉时期的螃蟹能够保存至今。

而相比之下,江南地区夏季、冬季多雨,且土壤偏酸性,像蟹壳这样的有机物会被一点一点腐蚀掉。此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动物考古专家宋姝曾给出一个直观的数据:环太湖地区共发现近千处良渚文化遗址,而出土过动物遗存的遗址仅有30余处。绝大多数有机质遗存在几千年里被“化”掉了,蟹壳尤其脆弱,更难幸免。

二

螃蟹身披硬甲,横行有态,在漫长的历史中,古人赋予它超越口腹之欲的吉祥寓意。

科举时代,甲科及第者名单用黄纸书写,称“黄甲”,螃蟹的甲壳便被借喻为“黄甲”,蟹与芦苇搭配,谐音“传胪”,寓意“二甲传胪”“黄甲传胪”,成了祝愿科考顺遂的吉祥纹饰。苏州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金殿唱题名片袋”,上绣一只金色螃蟹,旁书“金殿唱题”四字,取螃蟹之“甲”寄寓殿试一甲三名、金榜题名之意。这只名片袋后来成了苏博文创“蟹黄黄”的设计原型,在年轻人中颇受欢迎。同馆另藏清代《为梅若菱溪边蟹纨面扇页》,描绘菱叶池塘间螃蟹出没的情景,衍生出文创“蟹青青”。一绣一画,一金一墨,恰好对应螃蟹在清代江南文化中的两条脉络:一条通向功名的期许,一条通向日常的闲趣。

南京博物院也收藏了不少蟹文物。比如清代铜蟹,纵8.5厘米、横15.9厘米,铜质冷硬,螃蟹的甲壳弧度、步足关节、双螯张合之势却被铸造得相当写实,适宜案头陈设或随身把玩。紫砂收藏中另有一件民国蒋蓉制绿泥螃蟹荷叶洗,以象生手法将蟹与荷结合,兼具笔洗实用与观赏趣味。南博还曾以清顺治青花釉里红水中八事纹盘为灵感开发文创,盘心图案中亦有螃蟹的身影。

无锡博物院藏清代汪仁寿《蟹菊图扇面》与张敔《蟹菊图轴》,将螃蟹与菊花并置,持螯赏菊本是江南秋日的经典搭配,入画之后,蟹的生动与菊的清冷形成对照,既是时令风物的记录,也是文人生活趣味的投射。该院2026年秋季“食趣——江南秋蟹风物展”中,还展出了现代无款紫砂象生荷叶螃蟹摆件与钱群兰制紫砂荷塘蟹趣壶。

扬州宝应博物馆藏清代郎葆辰《蟹图》,以简洁笔墨绘三只大闸蟹横行水草间,蟹壳质感与步足动势捕捉精准。郎葆辰人称“郎螃蟹”,宝应地处里下河腹地,射阳湖一带自古盛产螃蟹,明代《嘉靖宝应县志》中已有“秋后蟹脂涌出”的记载,清人钱谦益、朱彝尊、钱大昕等人的诗文中也屡屡提及宝应的紫蟹。

从祭祀陶罐中的食物残留,到名片袋上的一针一线,再到扇面里的一笔一墨,螃蟹已从单纯的食材转化成为具有吉祥寓意的文化意象。它既可以是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也可以是文人案头的清玩,更可以是寄托功名期望的符号。吃蟹的季节总会过去,但那些被铸成铜、绣成纹、画入纸、塑进泥的螃蟹,把一个个秋天的滋味和念想留了下来。